

編號：41

## 謁<sup>1</sup>金門

馮延巳

風乍起，吹皺一池春水。閑引<sup>2</sup>鴛鴦<sup>3</sup>香徑<sup>4</sup>裡，手接<sup>5</sup>紅杏蕊。  
鬥鴨闌干<sup>6</sup>獨倚，碧玉搔頭<sup>7</sup>斜墜<sup>8</sup>。終日望君君不至，舉頭聞鵲  
喜<sup>9</sup>。

### 一、作者簡介

馮延巳（公元 903 – 960），一名延嗣，字正中，廣陵（今江蘇揚州）人。他在南唐烈祖李昇的時候，任秘書郎。中主李璟的時候，官至宰相。他的學問廣博，好發議論，喜歡辯說。他在文學史上以詞著稱，往往寫得纏綿悱惻，非常細膩，有時且能意在言外，對後來的作家，如歐陽修等，有一定的影響。

### 二、背景資料

馮延巳的詞以寫閨情離思和閒情逸趣為多，詞風清麗、含蓄，這首詞便是描寫一個女子在等待思念的人到來時的細膩情懷。

### 三、注釋

1. 謁：粵[噫]，[jit3]；漢[yè]。
2. 閑引：悠閒地逗引。
3. 鴛鴦：一種鴨科的鳥，是合成詞，鴛指雄鳥，鴦指雌鳥。鴛鴦往往成雙成對，因而經常作為夫妻相親相愛的象徵。
4. 徑：花叢中的路。
5. 接：搓揉。接：粵[挪]，[no4]；漢[ruó]。
6. 鬥鴨闌干：古代的富貴人家在池中養鬥鴨，觀其相鬥以為戲。池以欄杆圍繞，以便人們倚欄觀看。闌干：即欄杆。
7. 碧玉搔頭：碧玉做的簪子。
8. 斜墜：斜着垂下來。
9. 鵲喜：古代風俗認為喜鵲叫是報喜的。

#### 四、賞析重點

這首詞寫一個處於相思中的女子的細膩情懷，非常生動，也非常委婉。

詞的開頭突兀而至，顯得很有力度。古人很讚賞工於發端的作品，此篇當之無愧。詞人寫道，不知從哪裏，突然刮起一陣風，將原來平靜的池水吹起了層層漣漪。這固然是即目所見，但又何嘗不是女主人公憂來無端，春心蕩漾的表現？妙在宕開一筆，下面轉而直接寫女主人公的行為。只見她手裏揉搓着紅杏的花蕊，逗弄着花徑裏的鴛鴦，又倚着鬥鴨池的欄杆出神，以至於頭上的碧玉簪垂落下來，還全然不知。這是以行為寫心緒，點出了她的無聊和孤獨。逗弄鴛鴦，可能只是下意識的行為，但鴛鴦成雙成對，相形之下，更加顯得自己的形單影隻，此中當然有所寄託。

下片寫她倚着欄杆看池中之鴨相鬥，不知不覺，頭上的玉簪墜落在池中了，這並不是說她興致勃勃地觀鬥鴨，以至忘情，恰恰相反，她根本是心不在焉，實際上是長久地沉浸在一種特定的思緒中，這一描寫，就如同前面的那個「閒」字一樣，寫出了她的百無聊賴，無法排遣。因此，末二句就直接抒情了，原來這一切都是由於「終日望君君不至」。然而，到了這裏，文意卻又一轉，最後寫「舉頭聞鵲喜」，使得前面望君不至的失望，轉而又有了希望，跌宕起伏，令人讚歎。可是，從全篇的基調來看，這個希望到底能不能實現，還要打一個問號，或許，這也不過是主人公的一廂情願而已。

這首詞在當時已非常有名。據馬令《南唐書》記載，南唐中主李璟曾和馮延巳開玩笑，說：「吹皺一池春水，干卿底事？」馮延巳自謙地回答說比不上中主的「小樓吹徹玉笙寒」之句。李璟顯然看出了馮延巳的這一句寫女子相思，寫女子春心激盪，具有語意雙關的妙處，因此開玩笑說，這與你何干。馮延巳當然也理解李璟的意思，於是回答說不如陛下「小樓」句寫得好。李璟的這一句，也正是寫一位女子沉浸在相思中的心態。